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CAMBRIDGE

西方古典学研究

罗马的文学与宗教

文化、语境和信仰

〔美〕丹尼斯·费尼 著

李雪菲 方凯成 译 吴 飞 审校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at Rome:

Cultures, Contexts, and Belief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罗马的文学与宗教

文化、语境和信仰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at Rome:

Cultures, Contexts, and Beliefs

〔美〕丹尼斯·费尼 著

李雪菲 方凯成 译 吴 飞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85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的文学与宗教：文化、语境和信仰/(美)费尼(Feeney, D.)著；李雪菲，方凯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26438-6

I. ①罗… II. ①费…②李…③方… III. ①文学史研究—古罗马

IV. ①I54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7821 号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at Rome: Cultures, contexts, and beliefs, First edition, (ISBN 978-0-521-55921-9)

by Feeney, Denis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书 名	罗马的文学与宗教：文化、语境和信仰
著作责任者	〔美〕丹尼斯·费尼(Denis Feeney) 著 李雪菲 方凯成 译 吴 飞 审校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43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3.25 印张 175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黄 洋（复旦大学）

高峰枫（北京大学）

编 委：

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

李 猛（北京大学）

刘津瑜（美国德堡大学）

刘 玮（中国人民大学）

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北京大学）

彭小瑜（北京大学）

吴 飞（北京大学）

吴天岳（北京大学）

徐向东（浙江大学）

薛 军（北京大学）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张 强（东北师范大学）

张 巍（复旦大学）

献给我的父母，
是他们第一次教会了我文学和宗教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19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19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2 罗马的文学与宗教

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前 言

xi

我本来想着写一本小书会比写一部大书容易,但是我错了。我触及到了这个大问题,并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他们慷慨地对我的初稿进行评论,回应其中的一些问题,或者允许我阅读他们的初稿或成稿:阿利桑德罗·巴切西(Alessandro Barchiesi)、玛丽·彼尔德(Mary Beard)、皮特·宾(Peter Bing)、苏珊娜·莫尔顿·布劳德(Susanna Morton Braund)、杰森·戴维斯(Jason Davies)、玛丽·迪普(Mary Depew)、朱丽亚·戴森(Julia Dyson)、拉里·厄普(Larry Earp)、伊莲·范瑟姆(Elaine Fantham)、柯克·弗罗伊登堡(Kirk Freudenburg)、波莉·胡佛(Polly Hoover)、乔纳斯·乔勒(Jonas Jølle)、罗宾·雷恩·福克斯(Robin Lane Fox)、珍妮佛·拉尔森(Jennifer Larson)、雅克·莱斯拉(Jacques Lezra)、查尔斯·马丁代尔(Charles Martindale)、巴里·鲍威尔(Barry Powell)、西蒙·普莱斯(Simon Price)、克里斯托弗·罗(Christopher Rowe)、威廉·萨克斯(William Sax)、尼尔·怀特海(Neil Whitehead)、皮特·惠思曼(Peter Wiseman)、苏珊·沃福德(Susanne Wofford)、托尼·伍德曼(Tony Woodman)。在这些人中,朱丽亚·戴森和托尼·伍德曼的仔细阅读和敏锐的编辑意识尤其让我感激。我已经跟很多听众谈过一些本书的想法,尤其是前两章:首先是伦敦的罗马学会(Roman Society),然后是芝加哥大学、埃默里大学、哈佛大学、爱荷华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比萨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维罗纳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华

盛顿大学。我相信我应该诚恳地列出这些机构中的一些成员,给予特别的感谢:吉安·比亚吉奥·康特(Gian Biagio Conte)、卡尔·加林斯基(Karl Galinsky)、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Kaster)、约翰·米勒(John Miller)、尼尔·斯莱特(Niall Slater)、理查·塔兰特(Richard Tarrant)、理查·托马斯(Richard Thomas)、皮特·怀特(Peter White)和安得烈·华勒斯-哈迪尔(Andrew Wallace-Hadrill)。安得烈·华勒斯-哈迪尔的诫命 *rem tene*[紧扣主题],我总是记在心里。如果我没有恰当地使用所有这些被提及的人给的建议,我自己承担所有责任。

我主要感谢我的两个朋友:我的合作编辑史蒂芬·海因兹(Stephen Hinds)以及特里·麦基尔南(Terry McKiernan)。从我刚开始构想这本书,他们就鼓励我并在诸多交流和对初稿的文字评论中启发我,这是我的幸运;他们总是比我更加明白这本书的论题应该是什么。特别是史蒂芬·海因兹在他非常繁忙的时候,仍然评论了一整套的稿子;尽管几乎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应该有一个注脚以感谢他的洞察,但我必须要额外指出,我多么感谢他在第一章关于颂诗部分给予我的评论。

我的编辑保琳·海爾(Pauline Hire)一直以来都扮演着助产士的角色,十分耐心地支持我的工作。我要特别感谢她支持这套丛书的策划。我永远会珍惜那段记忆;她、史蒂芬·海因兹还有我,在百老汇的旋转酒吧里碰面,共同谋划着《罗马文学和它的语境》。

在整套丛书的精神之下,我尽量精简参考文献;但是我仍旧列出了大部分重要的二手文献。我从它们那里学习了很多,因而其他读者或许也能从它们那学习。我已经斩断了很多“戈尔狄俄斯之结”^①,特别是我频繁引用拙著《史诗中的诸神》(Feeney, 1991)的观点。这本不是我所希望的,但是在这样一本小书里,节约笔墨比谦虚更重要。

① 作者以戈尔狄俄斯之结比喻学界对罗马宗教根深蒂固的偏见,参见本书边码第8页注释②。本译本所提到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即译本边码。——译注

我是在1993年的春天留在麦迪逊人文研究院(The Humanities Research Institute in Madison)的那一学期尝试把想法付诸纸面的;我衷心地感谢资深研究员们(Senior Fellows)选举我,也感谢我的院系允许我的离开,也感谢其他研究员(Fellows)对我的想法的富有启发性的、严厉但却友善的批评。我再次衷心感谢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研究生院在1993年夏天给予我的支持,也感谢威拉斯基金(Vilas Fund)在1994年和1993年夏天的支持。

本书中的期刊缩写根据的是《语文学年鉴》(*l'Année Philologique*)的体系,对作品以及辑佚的引用根据牛津古典学词典第二版(*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2nd ed)。但是有两个例外,西塞罗书信采用了沙克尔顿·贝利(Shackleton Bailey)的编号体系,瓦罗《人神制度稽古录》(*Antiquitates rerum diuinarum*)残篇我根据的是卡道斯(1976)(Cardauns 1976)的编号。BNP是Beard-North-Price(即将出版)的缩写,感谢玛丽·彼尔德和西蒙·普莱斯慷慨地让我阅读了部分的打印稿。

目 录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1
前 言	1
导 言	1
第一章 信 仰	15
第二章 神 话	62
第三章 神 祇	98
第四章 仪 式	144
第五章 结语:知识	171
参考书目	178
简明索引	189
译者说明	197

如果有人要写一本关于罗马文学和罗马宗教的书,那么他不妨从承认罗马人没有与“宗教”和“文学”这两个词相对应的词汇开始。不过,我们不应为此沮丧,反而可以因此重新关注这样一个为人熟知的说法: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存在一个叫做“宗教”的孤立范畴,并且被对立地置于另一个叫做“文学”的孤立范畴之上。“文学”不是一个天然的范畴,而“宗教”也不是一个由文学来处理 and 反映的已有范畴。更准确地讲,当我们在处理所谓的“现实生活中的宗教”和“文学中的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时,会遇到关于指涉和表现形式上的诸多困难。在拉丁语文学者^①近来关于“现实生活”中与“文学”中的爱、政治或友谊的讨论中,这些困难都十分常见。

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康特(G. B. Conte)的论断必须被重视,即经验主义历史学家热衷的“赤裸裸的事实”总是“穿着衣服”的;并不存在一个无可置疑的现实背景——无论宗教的还是其他的背景——来使人们在它的基础上构造不同的文学现实。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是“文化意象与范式、符号选择、传播和认知的符码场域(locus)”。在罗马有很多文学范式,也有很多宗教话语,每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关联物以及符

^① “拉丁语文学者”翻译自英文“Latinist”,意为在拉丁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专家。——译注

- 号学特征。^② 我们与其追问宗教是如何转化为文学的,不如从一系列文化实践的角度去思考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并相互界定的。

本书的写作建立在这个信念之上:大多数拉丁语文学者并未公平地对待文学和宗教在多种文化实践中的互动方式。然而,这个信念的基础在我写作的过程当中却改变了。在刚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去论证并说服人们严肃地对待文化当中的宗教部分;然而,在写作过程当中我却认识到,如何反驳存在于罗马文学研究中的不明说的偏见,以提倡人们严肃地对待文化中的文学部分,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挑战。

因为,有很多原因导致拉丁语文学者并不愿意反省罗马宗教和文学的研究。比如,他们对一系列为研究希腊宗教和文学而发展出的方法感到胆怯或不感兴趣,或他们继承了对罗马宗教的傲慢态度。但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继承了对罗马文学的傲慢态度。在拉丁语文学者中,主流的阅读传统一直是高度形式主义的。因而,这些学者更倾向于孤立文学文本,把它们转化为自主的、内向的文学传统中的自足性产物,将它们从一个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切割下来——尤其是,如果语境是宗教性的,那么一种恶性循环就使得形式主义切割文本的做法显得更加合理,因为对罗马宗教顽固不化的传统观念首先就阻碍了人们严肃地看待这一宗教传统。^③

^② Conte (1994), 108-110; 参见 Kramer (1989), 114-115; Kennedy (1993), Ch. 1, esp. 7-8; Barchiesi (1994), esp. 'Introduzione'.

^③ 这种问题和偏见同在后古典希腊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十分类似,参看 Hunter (1993), 1-7; Parsons (1993), 154-155.

新旧范式

尽管冒着支持我的对立面(我正渴望去削弱这个极端观点的论证效力)的风险,我还是想大致描述一下对罗马宗教的一些成见,它们塑造了许多罗马文学批评家的传统文本阅读方式。^④很大程度上,这些成见源于许多假设,这些假设要么基于基督教对宗教的理解模式(拯救、道德和信仰),要么基于希腊对宗教的理解模式(有集体意义的仪式和神话学)。根据这些标准,罗马宗教通常被看作离奇古怪的形式主义,缺乏对情感和伦理的兴趣,没有真正的集体性意义,甚至缺少对他们自己的诸神的叙述。在一开始,罗马或许还存在令人赞赏的同农业和集体生活相关的虔敬,以及对令人愉悦的原始 *numina*[神力]或非偶像神们的简单崇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影响越来越大,填补了这一系统中的缺陷(来自希腊人的神话学,来自东方神秘崇拜的个人灵性修行,后者最终在基督教中达到高潮)。其代价是将罗马宗教的原始本质腐化成杂交的形式。结果,在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早期,这一宗教系统衰败了;那些写作并阅读文学的精英们,早已从他们的希腊导师那里接受了怀疑主义的教育,同他们的宗教传统疏远了,仅仅为着政治目的而保留一些,用以迷惑对手并愚弄民众。对于那些古老的钉狗仪式^⑤和看鸡吃食仪式^⑥,或是对皇帝崇拜的虚伪的新仪式,精英们

④ 显然,我的观点得益于 North (1986)、Beard and Crawford (1985), 28-39 的影响;参见 Scheid (1987); Phillips (1991a) 和 (1992)。传统观念包含在比如 Warde-Fowler (1911) 这样的作品中,但是传统观念的影响甚至延续到像 Scullard (1981) 一样相对晚近的典型权威研究者身上。

⑤ 根据传说,卡庇托山被围困,狗作为守卫没有称职,反而是鹅的叫声唤醒罗马人,继而解除了危险。因而,每年狗被钉死作为惩罚。——译注

⑥ 古罗马用喂鸡来占卜。——译注

都表现出鄙夷的态度。他们所阅读的文本,描绘的是一个外来神话的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并不起作用。希腊化的哲学系统则迎合了少数需要探索人生深层问题的人。如果真正的罗马宗教能够得以保存,那也只存在于家庭或乡村的虔诚里。

没有一个拉丁语文学者会同意这份概述的全部,但每个人都很熟悉这个纲要。尽管这个范式正在迅速地失宠,但它却有极强的惯性。就许多拉丁语文学者的阅读实践而言,在近十五年来的对罗马宗教的全面重估中,类似这一范式的看法仍然存在。既然我对罗马宗教的研究假设是在这场重估罗马宗教的运动下形成的,那么我在此也为新范式的兴起提供一个哪怕是简略的概述(同时我也充分意识到,伴随着如火如荼的辩论,情况也总在变化)。

重估运动的第一炮是由乔斯林(Jocelyn)(1966)打响的,他质疑了用基督教或与罗马人同时代的希腊人的眼光来评判罗马宗教的做法的
4 价值,并攻击了这种共识:罗马贵族都是宗教怀疑论者。他认为,这种观点仅仅基于一小撮并不具有代表性的、具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证明(这些关于怀疑论以及信仰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给予关注)。他证明了罗马宗教系统对国家是多么重要。特别是,它对于那些可能是祭司、占卜师、总督、将军的罗马贵族们是多么的重要。根据乔斯林的观点,罗马的政治人物“肯定已经感觉到,传统的仪式和庆典并非是对彼岸神力所承当的不变的义务,而是在此世运用某些特定权力的手段。这是一种不能为理性主义者的批评所轻易否定的精神状态”^⑦。接下来的研究继续强调了“政治内容”和“宗教内容”在 *res publica*[共和国]中的相互渗透(只有在现代西方思想下,这两个范畴才分解为两个单独的词语),认为正是精英们自己资助并且监督有组

^⑦ Jocelyn(1966), 101.

织的宗教活动,还最大限度地受到宗教活动开展的影响。^⑧ 这群非常讲求实际并且事务繁忙的人,为宗教活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且还时常用各种精致复杂的方式变革创新。在精英文化的主阵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公共宗教活动,这远不是如一盘散沙般毫无意义,而是为了个人的自我宣传和集体的自我定义。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开始质疑“衰退”的概念。他们认为,在面对罗马社会从拉丁城邦国家进化为世界帝国的转型过程时,罗马宗教系统具有灵活性并善于做出回应。^⑨ 罗马人对传统和遗存的痴迷谈论掩盖了他们想象的力量。他们用这种想象力来回应几百年来与新鲜、外来事物的一系列碰撞(像往常一样,同日本的比较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宗教的移入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去追求一个原初的、“自然的”、没有外来影响的罗马宗教的做法,看上去越来越不切实际。正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在宗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柯奈尔(T. J. Cornell)的洞见:“一个独立或自主的拉丁文化从无机会出现。”^⑩ 与外来宗教系统的互动是罗马宗教的内在部分,尽管互动的程度和性质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并不一定就是衰退或是不足的迹象。

同样,一些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证据过去常常被用来论证罗马宗教的衰退,而现在也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解读。对宗教衰退的强调,或许可以看做是新元首为了使自身统治的延续具有合法性,而营造出的危机氛围的一个元素。^⑪ 进一步来说,思想的繁荣是知识和好奇心激增

^⑧ Weinstock(1971); Liebeschuetz(1979), 15-20; MacMullen(1981), 24-25, 129; Price(1984), 15-16; Scheid(1985), 12-13; Phillips(1986), 2708-2709; Beard(1994), 729-734. 关于我们的“政治内容/宗教内容”范畴中的不适用性,比如伊斯兰教,见 Asad(1993), 尤其见 28-29。

^⑨ North(1976); Wardman(1982); Beard(1994), 739-745.

^⑩ Cornell(1978), 110; 参见 Tomlin(1974), 156, 关于日本:“从未有一个不急切地渴求吸收外来影响的真正的日本。那就是真正的日本”(强调系原文所有)。

^⑪ Edward(1996), 49-50.